

李品仙別傳

(二) (本文插圖刊第九頁)

王成聖

北伐大戰克復漢陽

當李品仙軍收復衡山的當天下午，第七軍的另一團也到了衡山，奉令歸李品仙指揮。

不久，第七軍的先頭部隊鍾祖培、楊騰輝兩旅也到達李軍的左翼，加入第八軍第二、四師方面的戰鬥。北軍遂自金蘭等向澧水北岸退却。此時參加北軍行列的原湘軍第二師的葉琪旅，也乘機臨陣起義來歸。

另一方面，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的先頭部隊也到達攸縣附近，並且收復攸縣。

由於第四、七兩軍的後續部隊陸續到達，唐生智乃下達攻擊命令，向長沙推進，北伐的軍事行動，正式展開。

李品仙的第三師奉令擔任中路，於七月六日開始進攻，沿茶園舖、湘潭，直指長沙。由於他的果敢迅速以及國民革命軍聲勢浩大，沿途未遇激烈抵抗，於十日晨克復長沙，並且立即包圍截擊正自岳麓山渡河，企圖進入長沙的葉開鑫的第三師和第三師的一部。已渡河的全部被繳械，俘獲旅長劉雪軒，中下級軍官卅餘人，士兵兩千多人。未渡河的向靖港逃去。

十二日，左翼軍也到達寧鄉岳麓山之線，右翼軍收復醴陵。

李品仙師收復長沙的當日，有少數士兵因前此向湘南撤退時家眷未及逃出，後為北軍第三師士兵蹂躪，此番佔領長沙，敵方官兵眷屬也未及撤走，遂乘機加以報復。李品仙當時雖派巡邏四出制止，未見生效，為鎮懾計乃向長沙監獄提出待決死囚數名，換穿軍裝，押赴通衢，佈告罪狀正法，才制止了違紀暴行。

李軍收復長沙後，因北伐軍後續部隊猶未到達，遂奉命暫停前進，以掩護大軍集中，直至八月上旬，國民革命軍第四、七、八各軍才在汨羅河以南至長沙、瀏陽、醴陵一帶集中。其時，蔣中正校長於七月九日正式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通電北伐，並在廣州舉行誓師典禮。當時國民革命軍戰鬥序列，除已在湘的四、七、八等軍外，尚有何應欽的第一軍、譚延闓的第二軍、朱培德的第三軍、李福林的第五軍、程潛的第六軍。以上各軍，除李福林的第五軍大部守備後方，第一軍一部在閩粵邊境，嗣後取道福建、浙江向北進軍外，其餘各軍、師正紛紛在道，向湖南進行戰略集中。此外，於七月中旬，復任命彭漢章為國民革命軍第九軍軍長，王天培為第十軍軍長，集中湘西常德、澧縣一帶，準備向鄂西進攻。

唐生智於七月十七日將總部移駐長沙後，通電改用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取消省議會。嗣即

成立湖南省政府，由唐任主席，同時成立省黨部，第八軍各級幹部均宣誓正式加入中國國民黨。八月十二日，蔣總司令到達長沙，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大舉北伐作戰計畫，初步的作戰部署如左：

1. 中央軍即以第八軍以及第七、第四軍編成，由唐生智兼任總指揮官。第一步肅清汨羅河以北敵軍，乘勢進出鄂南，將敵軍殲滅於黃蓋湖以南地區，繼續奪取武漢。

2. 左翼軍由第九、第十兩軍及第八軍周燦之教導師編成，由袁祖銘兼任指揮官，向荆沙進攻，策應武漢方面之作戰，並準備進出襄樊。

3. 右翼軍由陸續到達之第二、第三軍，及第五軍之一部，獨立第一師編成，由朱培德任指揮官，先監視江西方面之敵，掩護大軍之右側背，爾後相機向江西前進攻佔南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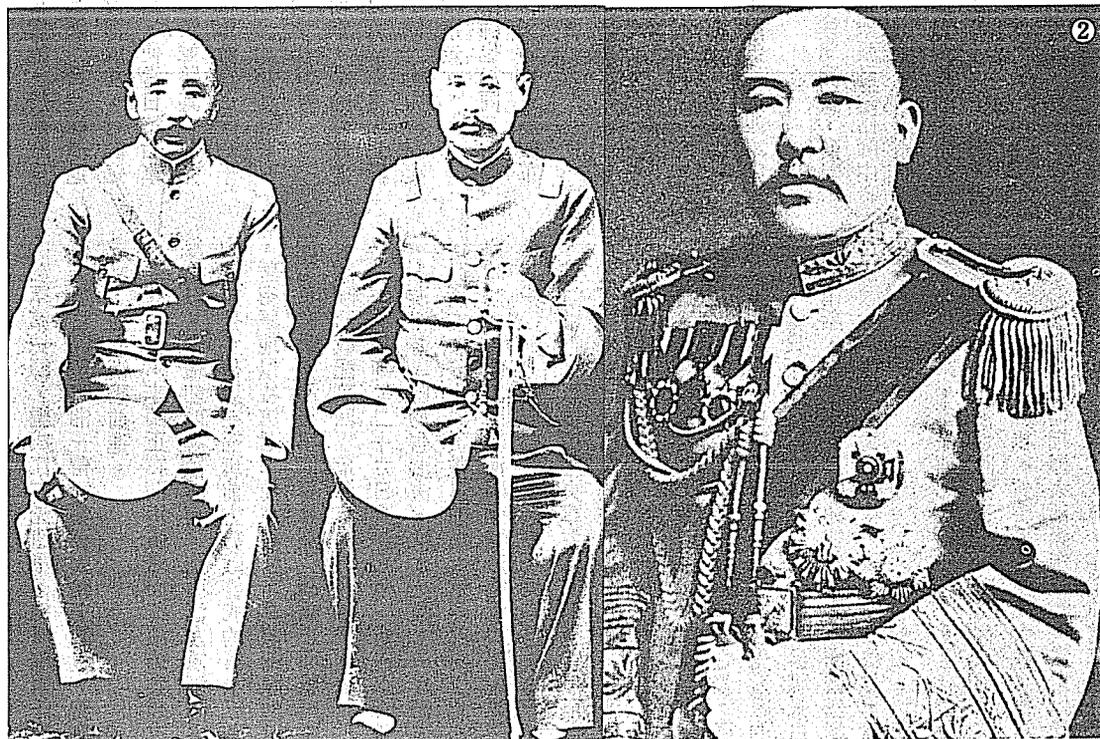
4. 第一、第六軍為總預備隊，另有砲兵及航空隊擔任一般之支援作戰。

中央軍的攻勢部署分為左右兩縱隊；左縱隊為第八軍，沿長武路兩側地區向北攻擊，先攻佔岳陽、雲溪之線，再向鄂南進出。右縱隊為第七軍，與左縱隊平行向北攻擊，先攻佔羊樓司東西之線，繼續向鄂南攻擊。第四軍在攻擊初期梯次於第七軍之後前進，爾後相機經通城向咸寧方面



①李品仙所部國民革命軍負責宣傳的學生軍。

②對抗北伐軍的吳佩孚（中）孫傳芳（右）張作霖（左）三大軍頭。吳佩孚所部先被唐生智、李品仙、張發奎擊潰，吳佩孚逃亡四川依靠楊森。



推進，以策應正面作戰。預期殲滅當面敵軍於鄂南地區，爾後以主力沿岳武路北攻武昌，以一部於武昌上游的嘉魚附近渡過長江北岸，相機攻佔漢陽、漢口。

攻擊發起的日期最初定在八月十八日，後因第六軍須在十六日始能到達瀏陽接替第四軍的防務，因此又改為十九日開始攻擊。那時在漢口、張垣的馮玉祥軍，已在八月十五日戰敗向綏遠方面退却；直軍的勁旅已首途南下。在攻擊開始前，中央軍當面敵軍，以宋大霈的三個旅防守汨羅江北岸的陣地，陸澐部守平江，董政國部在湘鄂邊境的羊樓洞、五里牌以及楊林、桃林一帶，另有婁雲鶴部防守岳陽。陳嘉謨坐鎮武昌。左翼軍當面，有王都慶部駐守公安、豐縣一帶。駐在石門附近的湘軍賀耀組師及第二師的一部，此時則正向國民革命軍接洽投誠中。右翼軍當面之唐福山與謝文炳部分駐萍鄉、萬載，另有陳錦堂一個騎兵旅駐銅鼓、修水。

中央軍方面的攻擊，為期在敵軍主力到達之前擊破當面敵軍，奪取武漢，必須使攻擊儘早開始，故在十七日，第八軍正面即先已開始伴攻，牽制當面之敵，使第七軍得以順利開始渡河。第八軍則預期於第七軍渡河成功後，按第三師（李品仙師）、第四師，及第二師的順序渡河，鄂軍第一師，則於第八軍渡河後到達栗木橋待命。

八月十九日，第七軍自涪口附近渡河成功，第四軍也渡河向平江攻擊，將余蔭森、陸漢、董政國等部北軍擊潰。二十日拂曉，李品仙師自新市與長樂街之間渡河成功後，第四、二兩師亦相

繼渡過汨羅河向北岸敵陣地左翼席捲，於是敵全線不支向後潰退。當日上午李師遂奉命追擊潰退之敵向五里牌挺進，由於李師渡河成功，行動迅速切斷了第七軍當面敵軍的退路，使當日第七軍得以在涪口附近擊斃敵軍旅長陸漢並將其殘部完全繳械。李師也在關王廟附近截擊敵軍一股約千餘人，俘虜其一部二百餘人，繳獲槍械數百枝，餘敵向北奪路竄去，當夜李師到達楊林。

次日，李師繼續向五里牌前進，沿途擊敗北軍董政國部。廿二日，又在五里牌截擊岳陽北撤的敵軍列車，傷亡敵軍官兵達千餘人，鹵獲彈藥輜重極多，使宋大霈膽落，落荒逃走。

另一方面，第八軍的二、四師也於同日佔領岳陽。第七軍先頭部隊到達羊樓司附近，第四軍也佔領通城。

廿三日，李品仙奉令率部向羊樓司前進，擊滅羊樓司趙李橋之敵。抵達後，該地的敵軍已向蒲圻、汀泗橋方向退去。於是，他再向蒲圻前進，當晚抵達所屬第十五團的先遣部隊，已推進到中伙舖附近。第七軍也到達蒲圻附近，第四軍則自通城向崇陽、通山前進。

當晚，中央軍高級將領在羊樓司開會，商討進攻計畫，決定以第四軍陳銘樞與張發奎兩師由通山、崇陽向汀泗橋側面攻擊，第七軍及李品仙師向汀泗橋正面攻擊，第八軍主力則自嘉魚附近渡江向漢陽進攻。可惜這一計劃未能立即付諸實施；兩天之後，敵軍陸續增加，汀泗橋一度得而復失，第四軍遂亦加入正面戰鬥。

二十四日，第八軍以何鍵的第二師及夏斗寅

的鄂軍第一師，編成江左先遣軍，由何鍵擔任指揮，於岳陽至臨湘一帶征集小火輪十餘艘，渡河成功，並向漢陽前進。

廿五日，李師正在蒲圻候命向汀泗橋發起攻擊之際，奉命即開嘉魚渡河，加強江左攻漢陽兵力。於是，他在蒲圻前方對敵警戒的第十五團，暫留原地以待第七軍前來接替，其餘部隊即日向嘉魚移動。爾後第四軍參加汀泗橋正面戰鬥後，該團乃改配第四軍指揮參加對汀泗橋攻擊。

李品仙師於二十六日到達嘉魚，適江水大漲，上游下游堤防均告潰決，洪水泛濫，一片汪洋，且所有船隻也早被數日前宋大霈殘部向江北逃竄時擄去。他即將渡河困難情形電告總部，並請示爾後行動，旋奉令改由嘉魚沿長江南岸向金口、沌口前進，以掩護中央軍左翼。但由嘉魚至金口的蕭家堤也同樣潰決無法通行，只好在原地待命，並再度向總部請示。直至廿九日，此時第四軍已經過幾番劇戰之後攻克汀泗橋，敵軍退守賀勝橋之線。唐生智親率第四師到達咸寧之後，已改派第四師向沌口附近渡河，加強江左先遣隊的兵力。當日下午，李品仙接獲總司令部參謀長白崇禧電話，命他率部迅速開往賀勝橋方面擔任總預備隊。當他到達賀勝橋時，該處亦已為七、四兩軍所攻克。

北伐以來，李品仙總是打前鋒，所至有功；此次却因在嘉魚被水阻渡三天，成為會戰中的游兵，未能參與汀泗橋、賀勝橋的生死大戰，他常引以為憾。後來他指揮大部隊作戰時，常常以此役所得的經驗告誡參謀人員，作戰前當草擬計畫

時，必須確實體察天候地形對部隊行動的影響能否實行，不可隨便拿着紅藍鉛筆在圖上隨意決定，尤其大部隊的渡河，必須事先準備渡河工具。

第四、七兩軍包圍武昌，李品仙奉命率部隨第八軍之後，由沌口渡河，參加漢陽方面的作戰。

當時，進攻漢陽的有第八軍的第二、四兩師、夏斗寅的鄂軍第一師，頗有進展。防守漢陽的劉佐龍與革命軍已有秘密接洽。九月六日，李品仙師到達，遂在劉佐龍的內應之下，攔隙進入漢陽，佔領龜山。劉佐龍即宣布獨立，參加革命陣營。漢陽既得，隨即渡漢水向漢口攻擊，吳佩孚知大勢已去，向北退走。遂又收復漢口，並且跟蹤向北追擊。

九月八日，唐生智抵達漢口，下令李品仙撥出第十八團，配屬第四師，沿中漢路向範圍、武勝關追擊。李品仙師其餘主力，則經黃陂向九里關追擊。九月中旬，已確實佔領武勝關、雞公山、九里關一帶。至此，除武昌孤城外，武勝關以南，已全部收復。

清共「東征」退入湘西

民國十五年十月十日，被圍困在武昌的北軍，向國民革命軍投降，蔣總司令忙於部署進討孫傳芳，將湘鄂軍事交由唐生智負責。十一月，唐生智在武漢以原有的第八軍的基幹，擴編為第八、十二、三十五、三十六四個軍；以李品仙、葉琪、何鍵、劉興為軍長。第八軍下屬三個師，每師三個步兵團，砲兵、工兵各一營；另組一軍官團，儲訓幹部。當時因為國獲敵軍武器裝備很多

，又有漢陽兵工廠可以供應，所以武裝配備很充足。

民國十六年，設在武漢的國民政府，為共黨份子操縱。共黨份子頂着國民黨的招牌，隨北伐的進展，在各地積極進行赤化運動，展開殘酷的鬥爭，造成流血事件。社會騷然，兩湖一帶尤為慘烈。四月初，國民革命軍已在蔣總司令指揮下佔領京滬，十二日上海開始清共，十八日，在南京組成國民政府。於是形成所謂「寧漢分裂」的局面。

當時，武漢政府所掌握的軍隊，有唐生智的第四方面軍、張發奎的第四軍和蔡廷鍇的第十一軍，以及江西方面的第三軍。其中以唐生智的實力最大。軍隊中除張發奎部有部份官兵，已受共黨滲透影響，其他都是反共的。尤其唐生智的第四方面軍的官兵，大都湖南人，因為那時湖南受到共黨的毒害最大，所以全軍都痛恨共黨，成為武漢「分共」的原動力。

李品仙所率第八軍，衛戍武漢。一天，當他獲知何鍵的卅五軍決定不聽唐生智的命令前往河南，而準備於次日開回湖南，發動清共時；連忙去見何鍵，說出他的看法！

前方與北軍作戰勝負未分，正吃緊之時，不宜內部先發生分裂。為北伐前途和武漢的安危，都應當暫時忍耐。最低限度也要等到前方戰事告一段落後開始行動。

何鍵被李品仙的真誠和遠見所感動，接受李品仙的意見，次日遵命北上河南，參加北伐戰爭。不久以後，長沙方面因共黨份子騷擾出征軍

人家屬，駐防長沙的何鍵部補充團長許克祥，斷然率部於廿一日以武力解散長沙工會農會自衛隊，對共黨激烈份子，大加逮捕鎮壓，此即所謂「馬日事變」。

六月初，第四方面軍已將北軍擊敗，並在馮玉祥軍的協同下，將奉軍逐退於黃河北岸。唐生智得到李品仙的報告，加以何鍵當面請求，即趕回漢口，以「全軍決心清共」，向汪精衛請示。

可是，汪精衛却忙着東征「倒蔣」，反而要求唐生智先率軍東下，清共之事以後再說。唐生智兩面為難，乃藉口巡視湖南，返回長沙，並且電汪精衛表示：以清共為先決條件，否則無法東征。汪精衛召集在武漢的將領會商，大家都贊成先清共再東征。汪精衛不得已，只好於六月廿七日下午令由衛戍司令部執行清共。李品仙奉命後，即密令軍警人員分別出動，逮捕共黨份子，查封共黨機關，解散漢口總工會的訓練隊；將俄籍顧問集中看管，準備遣送出境。並且從搜查中獲得不少共黨的秘密文件，證實了共黨搞顛覆的陰謀，使原來為共黨迷惑的若干人士，有所警悟。

後來，政府遷臺之後，有一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向李品仙問起此事，是否受國際方面英美的要求；他正色回答：此事完全出於軍隊與民衆的要求，與任何外國毫無關係。

武漢清共告一段落後，在汪精衛的命令下，出兵東征。以張發奎的第四軍和蔡廷鍇的第十一軍進軍江西，準備會合朱培德的第三軍沿長江右岸東下，唐生智的第四方面軍則沿江直下，推向南京進軍，搞「倒蔣」。李品仙對此，頗不以為

然，他以為：清共是萬不得已，既已清共，與南京政府的要求已經一致，雙方應該化除成見。至於國民政府的位置與人事，可以召集一次中央全體委員會解決。如果竟作閹割之爭，豈不為親痛仇快？於是他親自往見唐生智，當面諍諫，但唐生智以為此事係奉汪精衛之命，未便更改。

可是，入江西的東征軍的張發奎部份軍隊却受共黨份子的煽惑，搞出南昌暴動，燒殺兩天，向粵東前去，準備竄入海、陸豐，建立基地。張發奎不得不率部回粵討伐。蔡廷鍇第十一軍乘機脫離武漢政府，開向浙贛邊境。第三軍也在江西觀望不前。只有唐生智的第卅五、卅六兩軍，順利到達安慶、蕪湖。

八月十三日，蔣總司令通電下野。不久北軍孫傳芳飛機大舉渡江南下，發生龍潭大戰。唐生智軍才未再前進。

龍潭會議結束後，南京、武漢、上海（西山會議派）三方面於九月十一日舉行正式會談，決議在中國國民黨「四中全會」前，先由三方面推出特別委員會組成「特別委員會」。於十六、十七兩次會議，決定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組織，以及各部門人選。廿日，各部門正式成立，發表宣言。表面上已結束國民黨自民國十四年底以來的分裂狀態，但實際上仍未做到真正的團結。

汪精衛因為未能被選為「特別委員會」和國民政府的主席，而大失所望；隨即偕同唐生智返回武漢，自行其是；一面以其「改組派」攻擊中央「特別委員會」不合法。國民政府乃明令討伐

唐生智，以第三、六、七等九個軍，由李宗仁、程潛指揮，分路西上。唐生智以寡不敵衆，乃令第卅五、卅六兩軍自皖境西撤。本擬在鄂東集中兵力，拼死一戰，怎奈師出無名，士無鬥志。汪精衛眼見大勢已去，悄然遁往廣州，仍擬利用張發奎部盤據廣州，再搞糾紛。唐生智則在武漢召集會議，在其將領的敦勸下，於十一月十一日通電下野，前往日本。所部由李品仙指揮，分別向鄂西、岳州撤退。

西征軍克復武漢後，李品仙、何鍵、劉興等聯名電報並派代表赴漢口，要求和平解決。但不幸十一月十七日廣州發生張、黃事變，加以汪精衛等左派人士的煽動，李品仙等各軍內部意見不一，和平的脚步慢了下來。中央爲求徹底解決，乃於十七年一月初，由白崇禧指揮「征湘計畫」，統兵追入湘北，向李品仙軍等進攻。

李品仙等不敵，乃退入湘西澧浦一帶，暫時安頓。

灤東揚威妥處善後

民國十七年元月，蔣中正元帥在各方請求下，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領導北伐。任命李宗仁爲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兼武漢政治分會主任，白崇禧爲前敵總指揮，統率兩湖一帶部隊。

蔣總司令爲了加強北伐陣容，連續致電白崇禧儘快結束西征，率部北上，甚至指示白崇禧：「如果部隊不及運輸，可先個人北上，安定軍心。」白崇禧與李品仙、廖磊、葉琪等人是同鄉同學，彼此之間原無芥蒂，於是派一位李品仙陸軍

小學時的老師張國權前往澧浦邀約李品仙去寶慶面談。

李品仙欣然前往，向白崇禧表示：「我們原無意見，軍隊是國家的，中央認爲怎樣都可以啦！」白崇禧與李宗仁商妥，將李品仙的第八軍，葉琪的第十二軍、劉興的卅六軍編成爲第四集團軍的第十二路軍，由李品仙兼任總指揮，繼續北伐，何鍵的卅五軍則歸第四集團軍總部直接指揮，留駐湖南，從事剿共工作。

李品仙率部於五月中旬離湘北上，當他們渡過黃河之後不久，奉軍已向關外退却，北伐軍已收復平津。他奉命暫時停駐於自南苑以迄保定的平漢線上，抽空與葉琪隨同白崇禧，前往他的母校保定軍校一看。當時該校久已停辦，無人看守。李品仙等騎馬在校園內徘徊，蹄聲得得中，只見頹牆敗瓦，荒煙漫草；回想當年莊嚴宏偉、蓬勃奮發的氣象，不勝感慨。

七月下旬，盤據冀東的張宗昌、褚玉璞的直魯軍殘部仍不投誠；且勾引山東煙臺方面原來投降的軍隊叛變。於是統帥部下命令白崇禧任總指揮，編組各軍向東進剿。當以李品仙第八軍的第一師、魏益三的卅軍、劉肇春的獨立第八師、劉大章的騎兵軍爲左翼軍，由李品仙指揮，在玉田附近集中。第三集團軍徐永昌部爲中路軍，在蘆臺、楊家泊一帶集中。右翼方面，以范照續軍在寶抵附近集中，十二、卅六兩軍爲總預備隊。

九月初，張學良一面向張、褚提出最後警告，一面陳兵榆關以西，堵截直魯軍，不使其東竄出關。白崇禧乃於九月二日下令開始攻擊。

李品仙的左翼軍奉命於九月八日以前奪取豐潤，嗣後以一部向榛子嶺進出，主力轉向唐山、開平，攻擊敵軍的側背，以配合右翼及中央兩軍對唐山、開平攻擊；奏功後沿鐵道以北向灤河西岸追擊。左翼軍當面之敵為褚玉璞部數萬人，佔領豐潤城北的狼山、波羅山、廟山、牙屈山，以及豐潤西北一帶的村莊固守。

右翼軍及中央軍概係沿京奉路（後改稱北寧路）及其北側向唐山、開平攻擊，預期攻佔唐山、開平之後，沿鐵道以南地區向灤河西岸的樂亭附近追擊。

左翼軍於九月三日開始前進之後不久，白崇禧以左翼軍與中央軍之間空隙過大，即令擔任總預備隊的十二軍及三十六軍統歸李品仙指揮，加入左翼與中央軍之間向唐山、開平之敵攻擊。九月七日原來左翼軍的部隊，排除當面敵前進警戒部隊的抵抗概已接近豐潤，而十二及三十六兩軍亦已到豐潤西南至豐臺之間。

九月八日李品仙遂以原左翼軍的獨立第八師及三十軍向豐潤北方高地及豐潤城攻擊，騎兵主力擔任左側掩護並防止敵軍向熱河方面逃竄，一部在右側掩護並擔任與中央軍方面的連絡。同時令新到的第十二軍向唐山攻擊，三十六軍則自豐潤以南向開平方面突進。第八軍第一師為預備隊，隨獨立第八師之後跟進。

八日當天，獨立第八師與卅軍即已攻克豐潤，次日沿平榆大道向榛子嶺前進，到達牛郎山、板橋、馬駒橋之線。九日，十二軍攻克唐山。十日，卅六軍攻克開平。十一日，與中央軍及范熙

績部取得聯繫。

十四日，各軍次第進抵灤河西岸。李品仙的總指揮部也推進到雷莊車站。直魯軍殘部退往灤河東岸，並將河上鐵橋炸燬。

奉軍也在榆關以西的遷安、盧龍、昌黎一帶佈防，阻止直魯軍東竄；並電請李品仙軍暫勿通過灤河以免誤會，更表示願負責解除直魯殘軍的武裝，交給李品仙軍；因此李品仙軍遂在灤河西岸暫時停止監視。同時，張宗昌、褚玉璞也派遣代表前來，以為奉軍最不够朋友，直魯軍要與奉軍決一死戰以洩憤，不論勝負，戰後即遵命繳械，全體來降，請李品仙軍勿在此時渡河相迫。李品仙當將以上情況報告總部，奉指示由他酌情處理。李品仙遂姑准其要求暫緩渡河，並允許其眷屬返回灤州居住，等待事態的發展。

直魯軍殘部與奉軍相持數日之後，奉軍開始發起總攻，至九月二十一日，直魯軍不支，放棄抵抗，一部為奉軍繳械，大部退回灤州向李品仙投降。

退至灤河西岸向李品仙投降的直魯殘軍總計約三萬人，火礮三十門，手槍及步機槍兩萬餘枝。解除此大批降軍的武裝，非慎重不可，因萬一發生意外，四處逃竄，不免遺禍地方。因此他一方面分發給養，安排休息，並對各級官兵加以慰撫，告知準備將他們送回天津聽候改編，使他們安心。然後將他們按步、砲、騎分別編成若干隊，每隊以一系列車載運，每列車相距一小時，依次向西開行。同時指定不同的終點站，並於各終點站分別指派部隊負責繳械。砲兵則直至所有列車開

出之後，在原地收繳。因各列車到達的終點不同，時間上也有先後，如此分地隔離處理，結果非常順利，完滿達成解除武裝分別資遣的工作。

直魯軍剷除之後，不久張學良在瀋陽正式易幟歸附中央政府，北伐大業完成，全國統一實現。北伐軍於民國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下令班師。此後第四集團軍前敵各部，除葉琪的十二軍調回武漢整編外，其餘各部隊分駐平東的開平、唐山與北平的南苑一帶，聽候編遣。李品仙的十二路軍總指揮部初期也駐於唐山附近。

深明大義與唐分手

民國十八年一月，李品仙的指揮部從唐山移設北平。一月一日南京舉行編遣會議，前後經過將近一月之久，一月底始行閉幕。會後頒發了「編遣區組織大綱」，將全國區分為六個編遣區，並規定各區應予編遣及保留的部隊數量。第四集團軍的部隊是屬於第四編遣區。「編遣大綱」頒發之後，接着在三月下旬又下達了撤消各集團軍總部及各指揮部的命令。

可是，當時擁兵的將領為武漢的李宗仁、中原的馮玉祥、山西的閻錫山，都以實際的行動，杯葛編遣辦法。首先，武漢的桂軍於二月下旬擅自進軍長沙，驅逐中央任命的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雖經中央政府下令雙方軍隊駐守原地，不得自由行動，但桂軍悍不遵從。

接着，白崇禧向中央辭職，與廖磊由唐山、天津轉往大連，行前致電李品仙所有第四集團軍在北平一帶的軍隊，均經由他代理統率。

三月廿四日，中央命令李品仙為第四編遣區北平編遣特派員，他奉令後，即着手準備編遣事宜，下令各部隊限期造報名冊，以便開始點驗。不久，已經下野的唐生智，奉中央命令回到北方，接掌舊部，改編為第十五路軍，當即致電中央，保薦李品仙為副總指揮兼第八軍軍長。前此已着手的編遣工作，也告停頓。四月初，十五路軍奉命南調山東，後移豫東馬收集一帶。

五月，馮玉祥也繼武漢之後，為編遣之事杯葛中央。將其在河南、山東的部隊撤往潼關、洛陽，搞出了「護黨救國西北總司令」的名號（但其部屬石友三，轉復樂部投靠中央）。

十月，馮玉祥以廿萬大軍東出潼、洛，稱兵犯上。中央下令討伐，以唐生智為前敵總指揮，所部十五路軍也在李品仙的統率下由馬收集向鄭州前進。

一天唐生智對李品仙說：「鶴齡老弟，你率領這支部隊兩年來東征西剿，走遍了天南地北，受盡了險阻艱辛，實在多虧你了。你的老成持重和對我們這個部隊的愛護，都是我深所感佩的。現在本路軍已奉蔣總司令之命將向洛陽馮軍進攻，但是汪精衛先生也是我們所要擁戴的，目前汪、馮之間還沒有合作，我的主意是先將馮軍擊敗佔領陝西後，請你在關中主持一切，我則率領本路軍在河南宣佈獨立，請汪先生回國主政。只要我們宣佈獨立，屆時響應我們的友軍必定很多，不會孤立的。」

李品仙乍聽之下，深為駭異，即加勸阻說：「總指揮此一作風，委實使我有點憂懼，有再加以

考慮的必要。前在武漢的時候，總指揮主張東征，我就力主慎重，非我有先見之明，蓋時勢所不許。那時黨內分歧，以黨派言武漢尚名正言順，以實力言亦勢均力敵，結果尚且失敗。今北伐告成，全國人民久經戰亂之餘方慶更生，南京中央是經過第三屆代表大會所產生的政府，且國父陵寢所在，蔣委員長功高望重全國人心歸向的象徵，無論內外都已視為正統，就憑我們這點力量要捧汪先生出來主政，不亦難乎！況且本軍既要獨立，又要攻馮，豈不是自尋末路。」

唐生智默然不答，李品仙更赤裸裸的說：「蔣委員長要總座重來領導本路軍，已是不計舊惡，總指揮既已受命，就要有始有終，不宜再去作冒險。」

可是，李品仙這番肺腑忠言，却未能說動唐生智的「擁汪決心」。他見唐生智面有不豫之色，只好以：「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尚請再三思考」下臺階，結束了不歡而散。

接着，李品仙以檢查身體為由，請假前往北平，住進協和醫院。隨即辭去十五路軍副總指揮、第八軍軍長本兼各職，與唐生智軍脫離關係。自十月下旬開始，蔣總司令誓師討馮，隨即

在鄭、洛之間發生激戰，蔣總司令並一度親往河南前線督師。當時唐生智仍率十五路軍參與對馮玉祥作戰，蔣總司令回京之後，且曾以前線統一指揮責任委諸唐生智，至十二月初，馮玉祥軍放棄洛陽敗退陝州，中央軍正擬繼續西進向潼關攻擊。十二月二日，石友三忽在浦口叛變，自稱「護黨救國軍第五路軍總司令」。唐生智以為機不

可失，於十二月五日通電擁汪精衛獨立，響應石友三，脫離南京政府，將十五路軍改稱「護黨救國軍第四路軍」，同時將第八軍自西撤回，沿平漢線南下，進攻武漢。中央軍乃以大軍反擊，於民國十九年元月四日，將唐生智軍徹底擊潰，唐生智部除被擊斃七千餘人外，大部投誠中央。

當各方面傳來的消息，判定十五路軍已面臨最後命運，李品仙情不自己的趨謁當時在鄭州的閻總司令（時已就任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商請通知前方，由他親赴前線將該部隊接引回來，仍歸中央統轄，以免潰散，縱使只能收容一部，將來仍可為國救命。閻准予同意，要他即赴前方，募車直往漯河，可惜當他十三日下午到達漯河時，部隊已於當日上午全部繳械，士兵也被中央軍各部隊分別收容編散了，只好悵然而返。當時他查詢唐生智的下落，說是已化裝工人乘煤車逃往徐州去了。昔日南征北剿的革命第八軍竟從此烟消雲散。他為此耿耿於懷，歷久難忘。

當他正在漯河，為未能保全第八軍而黯然神傷時，忽然接到家中來電，報告他父親去世的消息，抵家後，始知當時西江一帶地方不靖，商旅不前，父親的靈柩，暫時安厝在香港。

他在北平辭職養病之時，即感久歷戎行心力交瘁，而世事多變亦感心灰；漯河之行而後，益堅解甲歸田之志，乃於服喪期間，將他父親遺下的香港元朗土地，親自率工闢為魚塘，兼飼鷄鴨白鴿，以為日後維持家計之需。魚塘挖好之後，又將週圍空地遍植竹木蔬果，既以自給，也可點綴風景。當時香港某報記者於訪問他後刊出報導

，以爲他畜養魚、鴨、鷄、鵠，陸海空無不俱備，因說李某乃北伐健將，戰功彪炳，現丁憂歸來，仍以訓育海、陸、空軍爲樂，真是跋者不忘履，盲者不忘視，可說雅謔之至了。

轉入桂軍廣西防邊

民國十九年夏，他在香港，迭次接到李宗仁、白崇禧的電報，請他到長沙，動以鄉誼，參加第七軍行列，他以盛情難却，同時也正想完成他父親遺骸歸葬的事，所以就應允了。此後他轉入桂軍系統，成爲統帥師干的大將。

民國廿年初，李品仙回到桂林。不久，廣西以「三自政策」埋頭建設。李品仙由總部參謀長改任南寧軍校（中央軍校，第一分校）校長。

軍校校址在南寧城外，經數月籌劃始具規模。受訓人員分爲學員及學生兩班，學員班爲輪流調訓軍中現有中下級幹部，一年六個月畢業。學生班招考高中畢業學生，三年六個月畢業，採用保定軍官學校課程及訓育方法。教育人員多爲保定軍校畢業同學，教育長爲留學日本多年的劉士毅先生，於二十一年春正式開學。是年八月他又在整理邊務的需要下，出任廣西邊防對訊督辦，後來又兼左江區行政監督及龍州區民團指揮官，軍校校長則由白崇禧兼任。

所謂「邊」是指中國與安南（即今越、寮、東三國）的邊界而言。安南在滿清光緒以前原爲我國的屬國，本無邊防之設，至光緒十一年中法戰役，清廷與法國訂立「天津條約」，放棄對安南的宗主權，才成爲法國的殖民地，從此中國與

安南始有邊界問題。中國與安南的邊界，東起廣東的東興經廣西以至雲南境內瀾滄江所經的新寨附近止。爲處理兩國邊界糾紛，前清張之洞總督兩廣時，奏請清廷特設邊防督辦，以蘇元春提督兼任斯職，督辦公署設於龍州。

光緒二十二年八月，中法雙方議定爲查緝雙方走私越界份子，另設置對訊機關辦理來往商旅簽證查驗事宜，於是又成立「全邊對訊督辦」。嗣將邊防與對訊兩督辦署合併，遂稱爲「廣西邊防對訊督辦署」。對訊督辦一職，自前清開始，多屬文人，且政府常假此以爲酬庸。

清末民初國內紛亂，政府當局更無暇注意邊防的重要，及維持國家的尊嚴，以至辱國喪權，人民生命財產遭受損失之事，屢見不鮮。甚至界碑爲對方擅自移植，變更界址，也無人過問，日久湮滅，無形中失地不少。土匪流氓則利用邊地爲逋逃之藪，騷擾地方，打家劫舍不一而足，劫奪自越者窩藏入華，劫奪於華者則窩藏入越，不僅商旅絕跡，且成爲社會的亂源。因此經過廣西黨、政、軍聯席會議的討論，決定大加整飭以固邊圉。

他接任時，原是專任「邊防對訊督辦」；後來又要他兼任左江行政監督及龍州區民團指揮官。

邊防、對訊原是合併爲一的機構，行政監督與民團指揮官是另一個二合一的組織，故實際須有兩個機構。爲了工作方便，將各機構集中於督辦公署內合併辦公，督辦公署仍設於龍州。

督辦公署內部，按當時需要設參謀長一員，

負綜合協調之責，參謀長爲胡朝俊少將，署內業務分由三科負責；第一科主管軍事，科長爲鍾紀；第二科主管外交，科長爲吳助之；第三科管總務，科長爲黃少伯；各科視業務繁簡各設若干職員及秘書。

督辦公署之下，沿廣西邊境通往安南境內的重要通行地點，各設「對訊分署」，每分署設對訊委員一人，任該訊區內治安及訊署一切業務。當時廣西通往安南邊境設有「對訊分署」的地點計有九特、愛店、鎮南關、平而關、水口、碩龍、龍邦隘、平孟隘、百南等九處。同時設有訊警隊計十五隊，每隊設正副隊長各一，班長三，士兵三十名。每一對「訊分署」配屬訊警一隊，歸委員指揮，維持訊區治安，稽查出入人員，及查驗過境證件等工作。其餘各隊則控制於督署供臨時差遣，以及輪流實施訓練。他到任之後，原有老弱士兵悉予淘汰，另募精壯人員補充；原有的陳舊武器一律繳銷，換發新武器；其他裝備及服裝也換發新品，經過他的大力整頓，軍容壯盛。

此外督署之下設邊務學校一所，專供養成訊務、軍事、外交等人之需，由他兼任校長，以劉鵬九爲主任教官，總理教務，另聘專家擔任教授必要課程，招考高級中學畢業生，三年畢業，畢業後派在署內各分署工作。邊務學校以往雖亦會辦理，然中途停辦未能收效，他就任後認爲確屬需要，乃繼續開辦。

先是中法戰役之後，安南成爲法國屬地，使中法因而毗鄰，法方人員對我國官民都以戰勝國自居，心存藐視，我方軍民自然也以仇敵視之，

此種心理當足為邊務的障礙。他到任之後，為革新邊務，舉凡以往不合理之事，與不平等待遇等，皆一一提出與法方商討，互相改善。法方此時也樂於開誠相見，共商修改。

民國廿二年法國越南總督，眼見廣西的政治軍事，日新月異，一切措施，迥異以往，特數次派員前來，邀請我方軍政當局，前往越南觀光，並參觀法軍的秋季演習，表示重修親善之意。我方為睦鄰起見，不便拒絕，李品仙遂於二十二年秋偕同黃主席旭初一同赴越訪問。法駐越總督對他們禮遇甚隆，同時越南王保大也設御宴相待，宴畢並授李品仙頭等寶星勳章一座。

除了「邊防對訊督辦」之外，李品仙還兼有左江行政監督及龍州區民團指揮官的任務，因此同時須督導邊區各縣，依照廣西省府所頒的施政計劃及工作綱領，健全基層政治組織，劃分鄉、鎮、村、街區域，成立鄉、鎮、村、街、公所，調查戶口，編練民團，成立各級學校，本三位一體的精神，「三自政策」的基本方案，齊頭並進一致努力。李品仙每年親自前往各縣及各訊所三次，依需要召集各縣長及有關人員至龍州督辦公卿共同研究檢討，改正工作的缺點及推動新工作。

(二) 傳別仙品李

李品仙的邊務工作，幹了三年，成效大著，正擬分從改善交通及普及教育着手，改革不良陋俗。民國廿四年夏，他到南寧出席黨政軍聯席會議時，擔任總司令部參謀長的葉琪，忽然以墜馬身亡。於是他被留下，接任參謀長；邊務各職，交由韋雲淞師長接兼。(未完待續)



①李品仙的老師，廣西陸軍小學創辦人兼第一任總辦蔡松坡將軍。

②李品仙的長官，北伐軍第八軍軍長唐生智。